

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

(清) 庾岭劳人

(清) 惜阴堂主人

蜃楼志 二度梅

SHEN LOU ZHI
ER DU MEI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

蜃楼志·二度梅

〔清〕瘦岭劳人 著 〔清〕惜阴堂主人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[吉]新登字 07 号

书 名	蜚楼志·二度梅
作 者	〔清〕庾岭劳人 〔清〕惜阴堂主人
绣像绘画	刘化字
责任编辑	徐 潜
封面设计	李岩冰
出 版	吉林文史出版社
印 制	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本社发行部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开 本	850×1168 32 开
字 数	350 千字
印 张	13.75 印张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印 数	5 001—7 000 册
书 号	ISBN7-80626-354-3/I·77
定 价	20.00 元

ER100/07

本书内容提要

蜃楼志：又称《蜃楼志全传》，旧题“清庾岭劳人说，禺山老人编”。小说以广东为背景，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的读书、经商及爱情生涯。着重叙述了苏吉士依赖先辈遗资以及一张漂亮面孔，成了一只花蝴蝶，在少女丛中讨生活，而失却了早期民族工商志士叱咤风云气势的故事。同时也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。小说文笔细腻不俗，如行云流水；情节跌宕曲折，宛然有致；人物生动传神，栩栩如生，曾受到郑振铎先生高度评价。《蜃楼志》对后世小说影响颇深：其“辞气浮露，笔不藏锋”，开后来谴责小说之先河。问世后，曾多次遭禁毁。

二度梅：著名传奇小说。故事讲述唐朝肃宗年间，奸相卢杞以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罪名害死吏部给事梅魁，并不断加害其妻儿的经历。小说以忠臣冯天乐等人与奸相卢杞的明争暗斗展开情节，最后以皇帝清正、奸人遭惩、梅氏冤雪，其子在逆境中奋斗，中状元、拜宰相而告结束。其中穿插梅良玉与陈杏元悲欢离合、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。全书语言流畅，情节曲折，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。

〔清〕 瘦岭劳人 著

蜃楼志

序

小说者何？别乎大言言之也。一言乎小，则凡天经地义，治国化民，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，宋儒之正诚心意，概勿讲焉；一言乎说，则凡迂、固之瑰玮博丽，子云、相如之异曲同工，与夫艳富、辨裁、清婉之殊科，宗经、原道、辨骚之异制，概勿道焉。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，是以谓之小；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，是以谓之说。然则，最浅易、最明白者，乃小说正宗也。世之小说家多矣。谈神仙者，荒渺无稽；谈鬼怪者，杳冥罔据；言兵者，动关国体；言情者，污秽闺房；言果报者，落子窠臼。枝生格外，多有意于刺讥；笔难转关，半乞灵于仙佛。《大雅》犹多隙漏，复何讥于自《郅》以下乎！

劳人生长粤东，熟悉琐事，所撰《蜃楼志》一书，不过本地风光，绝非空中楼阁也。其书言情而不伤雅，言兵而不病民，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，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。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，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。说虽小乎，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。

罗浮居士漫题。

目 录

蜃楼志	(1)
二度梅	(225)
附录：全书内容要览	(425)

目 录

第 一 回	拥货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	2
第 二 回	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	11
第 三 回	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	20
第 四 回	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	29
第 五 回	承撮合双雕落翮 卖风流一姊倾心	40
第 六 回	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	49
第 七 回	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缳	60
第 八 回	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身亡	69
第 九 回	焚夙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宣淫	80
第 十 回	吕又遑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	88

第 十 一 回	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	99
第 十 二 回	闻兄死图固腾身 趁客投闾黎获宝	108
第 十 三 回	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	120
第 十 四 回	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粪	127
第 十 五 回	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	137
第 十 六 回	壁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	146
第 十 七 回	必元乌台诉苦 吉上清远逃灾	157
第 十 八 回	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总制退守循州	167
第 十 九 回	花灯挂孽障 馆甥笔生涯	177
第 二 十 回	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	185
第 二 十 一 回	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	194
第 二 十 二 回	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	202
第 二 十 三 回	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	210
第 二 十 四 回	香粉吟成掷地声 坝簾唱彻朝天乐	218



第一回

拥货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

捉襟露肘兴阑珊，百折江湖一野鸥。傲骨尚能强健在，弱翎应是倦飞还。春事暮，夕阳残，云心漠漠水心闲。凭将落魄生花笔，触破人间名利关。

坐井不可观天，夏虫难与言冰。见未广者，识不超也。裸民消雾穀为太华，邻女憎西施之巧笑。愧于心者，妒于面也。天下如此其大，古今如此其远，怪怪奇奇，何所不有？况男女居室之私，一日一夜，盈亿盈兆，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；宵小窃发之端，由汉迄宋，蜂生蚁附，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。试思采兰赠芍，具列风诗，辛螫飞虫，何伤圣治？奚必缄口不言，而自博君子之名，使后人无所征信乎！

广东洋行生理，在太平门外。一切货物，都是鬼子船载来，听凭行家报税发卖。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，是粤中绝大的生意。一人姓苏，名万魁，号占村。口齿利便，人才出众，当了商总，竟成了绝顶的富翁。正妻毛氏无出。一子名芳，字吉士，乳名笑官，年才十四，侧室花氏所生。次妾胡氏生女阿珠、阿美，还未字人。他有五十往外年纪，捐纳从五品职衔。家中花边番钱，整屋堆砌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。只是为人乖巧，心计甚精，放债七折八扣，三分行息，都要田房货物抵押，五月为满。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，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。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，也绝不介意。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，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，仔细一看：

监督粤海关税务赫为晓谕事：照得海关贸易，内商涌集，外舶纷来。原以上等国课，下济民生也。詎有商人苏万魁等，蠹国肥家，瞒官舞弊。欺鬼子之言语不通，货物则混行评价；度内商

之客居不久，买卖则任意刁难。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，用银则纹贱番昂。一切羡余，都归私橐。本关部访闻既确，尔诸商罪恶难逃。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，苟自新有路，庶开赎罪之端。尚各心回，毋徒脐噬。特谕。

万魁心中一吓，暗地思量打点。不防赫公示谕后，即票差郑忠、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。一连两日，并不发放。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，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，垂手侍立。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，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，都十分礼貌。今日拘留班房，虽不同囚徒一般，却也与官犯无二。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内中一个盛伯时道：“大人票拘我等，料是凶多吉少。”一个李汉臣道：“告示本来利害。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。”一个潘麻子道：“舍亲在抚台办折奏。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？”众人都道极好，只有苏万魁道：“这赫大人乍到此间，与抚台并无瓜葛，如何便可说情？据弟愚见，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，但须直上黄金殿，不必做曲折耳。”众商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万魁道：“前日告示上有‘开赎罪之端’一句，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大哥明见。只是要打点他，怕不是数万金，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。”万魁道：“闻得关差此缺，系谋千来的，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，凭兄酌量就是。”

且说这关差姓赫，名广大，号致甫。三十内外年纪，七尺上下身材。为人既爱银子，又贪酒色。夫人黄氏，工部侍郎名琮次女。侍妾十余辈。生女八人，还未有子。因慕粤东富艳，讨差监税，挈眷南来。这一日拘集洋商，想他打干，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，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：“我的意思你们懂么？”进才道：“小的怎不晓得。只是这些商人，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，有些颀顽。小的们先透一个风，他们如不懂事，还要给他一个利害。”赫公点头道：“且去办着。”进才退出房门，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：“你到班房说，晚堂要审洋商一案。看他们有何说话。”杜宠应声出去。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：“二爷何事？”杜宠说：“不消你们侍候，咱自到一处去。”众差役暗暗诧异。

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，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、眉清日秀的小爷来，一齐迎上前问道：“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？”那杜宠全然不理，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，大班人役不要误了。两边班房齐声答应。杜宠慢慢转身，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：“二爷何不外边少坐。”那杜宠将他一瞧，说：“尊驾是谁？咱还要回大爷的话，好吃早膳。那有工夫闲坐！”这万魁听他的口风，已知是跟门上的三爷了，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，说道：“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，此刻似乎尚早。”这杜宠见他拿着表，便道：“借我一看。”万魁双手递过。杜宠仔细把玩：

形如鹅卵，中分十二干支，外罩玻璃，配就四时节气。白玉边细巧镶成，黄金链玲珑穿就。果是西洋佳制，管教小伙垂涎。

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，口气最大，眼光最小。杜宠一见此物，赞不绝口。万魁连忙道：“时刻准。二爷不嫌，即当奉送。”那杜宠也斜一双眉眼，带笑问道：“爷上姓？”万魁说：“贱姓苏。还没有请教二爷高姓？”杜宠道：“咱姓杜。苏爷，咱们初交，怎么就好叨惠。”万魁道：“些微算什么！弟辈仰仗二爷之力甚多，且请外边一谈。”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。万魁道：“前日大人莅任，一切俱照例遵办。未审缘何开罪，管押班房？望二爷示知。酬情决不敢草草。”杜宠道：“我也不甚晓得。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，同几个爷们说，大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，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索，须要设法张罗。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。”万魁道：“洋行生意不比从前。敢烦二爷转包大爷，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，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？”说毕便打一恭。杜宠忙拉着手道：“苏爷，像你这样好人，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。只是此数怕不济事，咱且回了大爷再说。”拱一拱手别去。

这万魁回班房，对众人说：“看来此事不难了结，只是难为银子些。”众人道：“全亏大哥见景生情，兄弟们叨庇不浅。只是要用几多银子，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。”万魁道：“且等了回信，再去取银票未迟。”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，借金花边五十圆应用。叶兴去了。

那杜宠跨进宅门，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。这小子打个照

会，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。杜宠禀道：“小的到班房，将大爷的话传出。这些商人着实害怕，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，情愿进奉花银。小的问他数目，他说五万两，爷们的礼在外。”进才道：“叫他们不要做梦！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，五万两银子好不见世面。不要睬他。”说毕径走上去。

杜宠忙到班房，低声告诉万魁道：“这事没有影响哩！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，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，怎么说呈缴大人？咱如今只好告别了。”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圆，递与杜宠道：“小意思儿，给二爷买果子吃，千万周旋为妙。”杜宠道：“咱效力不周，如何当得厚赐？”万魁道：“事后还要补情。”这杜宠袖着辞去，一路走着想道：“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。我不意中发个小财，只是要替他出点力儿才好。”——头想，走入门房。

进才坐在张躺椅上，杜宠打千道：“敢求大爷，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，千万替他挽回了罢。”进才睁着眼道：“老爷着实生气，还不快去打听。”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，转至西书厅，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，都在门外伺候。杜宠笑嘻嘻的问道：“老爷可在书房么？”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，十分乖巧，是进才的弄童，除进才外，毫不与人沾染。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。这口上来打听，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：“一鸟官，老爷正在这里唤你。”杜宠道：“老爷从不唤我的。”卜良道：“任鼎在书房中干事。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，教你去补数。”杜宠笑道：“好爷不要耍。停一会书房没事了，给我一个信，好教大爷禀话。”卜良还要燥脾，众人道：“不要混他，老包要作酸的。”这杜宠一溜烟走了。

却说老赫这日午后，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，尝鲜荔枝。吃得高兴，狂荡了一会。踱至西书厅，任鼎走上递茶。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，年方十四，生得很标致，叫他把门掩了，登榻捶腿。这孩子捏着美人拳，蹲在榻上，一轻一重的捶。老赫酒兴正浓，厥物陡起，叫他把衣服脱了。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，心上却很巴结，掩着口笑道：“小的不敢。”老赫道：“使得。”将他纱裤扯下，叫他掉转身子。这任鼎咬紧

牙关，任其舞弄。弄毕下榻，一声“啊呀”，几乎跌倒。哀告道：“里面已经裂开，疼得要死。”老赫道：“不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任鼎扶着桌子，站了一站，方去开门，拿洋攒镀金铜盘，走下廊檐。众人都对他扮鬼脸。这孩子满面红晕，一摆两摆的走出，叫茶房拿了热水，自己送上阑干外，取进西洋布手巾。老赫净了手，坐在躺椅上。

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。老赫问：“所办若何？”进才禀道：“这商人们很不懂事，拿着五万银子，要求开释。小的想京里来的人，须给他三十几万两，饥荒才打得开。这商人们银子，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，就多使唤他几两，也不为过。总要给他一个利害，方好办事。”老赫道：“很是。晚上我审问他们。”进才声喏面出。先前杜宠在窗外窃听，十分明白，即忙取出随身纸笔，暗写一信叫人送出。一会儿进才到了门房，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，唤值口头役分付：“大人今晚审问商人。”这头役传话出去。

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，大家全无主意，说道：“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，依着里边意思，还差两三倍。如何设措方好？”只见郑忠、李信二人来道：“今日晚堂要审。”万魁道：“只怕我们还要吃亏，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。”郑忠说：“有我们弟兄在此，但请放心。”万魁叹口气道：“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！商人今日出尽丑了。”李信道：“看来要多跪一刻，断没有难为的事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吹打热闹，许多人拥进来。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，跟到穿堂伺候。这关部怎生排场：

旗竿两处，“粤海关”三字，漾入青云；画戟中间，石狮子一双，碾成白玉。栅栏上，挂着“禁止喧哗”、“锁拿闲人”之牌；头门口，张着“严拿漏税，追比餉余”之示。大堂高耸，四边飞阁流霞；暖阁深沉，一幅红罗结彩。“扑通通”放了三声大炮，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。

吆喝一巡，赫公早已升座，分付将洋商带上。只见一个号房，拿着衙帖，禀道：“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，轿子已进辕门了。”这赫公将衙帖一看道：“原来师傅来了。”即叫带过一边，快开中门迎接。这赫公

慢慢的踱下暖阁，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。赫公站在滴水檐下，申公趋步上前打恭。赫公还揖道：“又劳师傅贵步。”申公道：“前日早该拜贺，勿怪来迟。”赫公道：“学生还没有登堂。”二人一头说，走进西书房去了。约有一个时辰，方才送出。赫公又向约明日候教，申公应许，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。

看官听说，这申公是个世袭勋衔，现任监督广粮厅，虽与关差不相统属，究竟官职稍悬；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，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，今日见了申公，如何这般谦抑？原来这申公讳晋，号象轩。江南松江人氏。当年在京师教读，赫公从学三年。后来申公中了进士，先人翰林，赫公袭职锦衣卫，待师傅最为有礼。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，京察年分，票旨外用，改铨了广西思恩府。烟瘴苦缺，推升陝汝兵备道。后因公错，部议降调，应得同知；却又是这个宰执，告诉部中，凡是府佐俱可补用，于是径补通判。今日晋谒海关，也算天末故人，忽焉聚首。

赫公送客后，回至二堂，叫带商人上来。两边吆喝一声，按次点名，一齐跪下。向来洋商见关部一跪三叩首，起来侍立；此刻要算访犯，只磕了三个头，跪着不敢起立。赫公问道：“你们共是几人办事？”万魁禀道：“商人们共十三家。办理总局是商人苏某。”赫公说：“我访得你们上漏国税，下害商民，难道是假的么？”万魁禀道：“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，定价发卖，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。”赫公冷笑道：“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。不是愚弄洋船，欺骗商人，走漏国税，是那里来的？”万魁道：“商人办理洋货十七年，都有出入印簿可查。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。求大人恩鉴。”赫公把虎威一拍道：“好一个利口的东西！本关部访闻已确，你还要强辩么？掌嘴！”两边答应一声，有四五十个人走来动手。万魁发了急，喊道：“商人是个职员，求大人恩典。”赫公喝道：“我那管你职员，着实打！”两边一五一十，孝敬了二十下。众商都替他告饶。赫公道：“我先打他一个总理。你们也太不懂事，我都要重办的。”分付行牌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，从重详办。又骂郑忠、李信道：“这些访犯，理该锁押。你两个奴才，得贿舞弊，如何使

得!”三枝签丢下,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。另换茄虎、毕加二人管押,即便退堂。

众人走出宅门,仍旧到了班房。各家子侄都来问候,万魁含羞不语。这茄、毕二人,拿着几根链条,走来说道:“众位大爷,不是我们糟蹋你。人人钩语,是大家听见的。只得得罪,将来到府赔不是罢。”众商个个惶恐。早有书房宋仁远、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:“大人虽这样分付,也是瞒上不瞒下的,你们何苦如此。”茄虎道:“郑、李二位是个样子。倘若上面得知,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?”宋、吕二人说好说歹,送三百两银子,才担当出去。万魁道:“我们的事,怎么害郑、李二公受屈?也叫人送二百银子去暖臀。”众商道:“只是我们还要商量,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成?”万魁道:“他如此妆做,不过多要银子。但为数太多。”众商道:“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共凑二十万,大哥再凑些,此事可以停妥么?”万魁道:“我横竖破家!事平之后,这行业再不下了。诸公但凑足二十万,其余是我添补。只是里边没人出来,宋兄可有计策?”宋仁远道:“里面的事,都是包大爷作主。教小弟通个信,理当效劳。只是许他多少?”万魁道:“料来少也无益。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,门礼另送,吾兄谢仪在外。”宋仁远道:“谢仪到不要说。”连忙起身进去。不题。

再说万魁之子笑官,生得玉润珠圆,温柔性格。十三岁上由商籍夤缘人泮,恐怕岁考出丑,拜从名师,在布政司后街温盐商家,与申广粮少君荫之、河泊所乌必元子岱云、温商儿子春才,一同肄业。这一日万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,说道:“我虽吃亏,谅亦无甚大事。你只管回去读书。”这笑官附耳说道:“停一会宋老官出来,不论多少,都应许他。但愿无事便好。”万魁点头。这洋商们也有问他近读何书的,也有问他可曾扳亲的。此时已有掌灯时候,万魁道:“你回书房去罢,恐怕关城。”笑官道:“城门由他,就陪父亲一夜也好。”正说间,宋仁远走来,众人问道:“所事如何?”仁远道:“弟方才进去,一一告诉包大爷。他说老实告诉你说,里边五十万,我们十万,少一厘不妥,叫他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。看他这等决裂,实是无法。”一番话说得众人瞪